

万千瓦机组发电，总工期为 7.5 年。

金安桥水电站基本建成后，我于 2010 年底应聘到三峡集团公司下属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建设部担任技术咨询工作，一晃快五年了。

回顾在清华园求学时，蒋南翔校长、校系领导和许多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在校要打好基础，走向社会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当时感觉到五十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没有想到少年时一个小小的梦想牵引我走进清华园，大学毕业即参军入伍，后又回到生我养我的三峡，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管理。退休后，我没有停止跋涉的脚步，来到金沙江中游和下游，为

长江流域水电能源开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知不觉半个世纪 50 个寒暑春秋就这样过去了。

总结自己平凡的一生，我首先要感谢清华给予我们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严格的教育与培养，给予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与培养，使我们走入社会成为建设国家、服务人民的有用之材。回顾人生，我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工作，但我一生无悔，我的信念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嫌弃其大小，不嫌其工作性质重要不重要，努力尽自己之能去学习，去探索，去做好。

我的清华梦是怎样实现的

○邱国霖（1965 自控）

每个人都会有梦。在我的人生里，一个类似“鲤鱼跳龙门”的梦境最值得回味。

我家住在福建莆田一个农村小镇。母亲务农，父亲依靠小五金手艺挣钱养家。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家中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1949 年 8 月 21 日莆田解放，一支部队进驻小镇，给小镇带来了新气象。采买农副产品的军人待人和善，买卖公平，与本地百姓和谐相处。部队有一位参谋叫刘炳钧，是北京人，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常常为部队事务与家父来往。他慢慢地教会我父亲用普通话说说锤子、剪刀、铁皮、锁头和焊接等，还常把一些五金修理活交给我父亲来做。刘参谋常与父亲促膝谈心，来往如兄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对他

充满了敬意和信赖。

1952 年六一儿童节那天，我戴着红领巾去参加庆祝活动。回家时，远远地看到刘参谋就在家门口，面带微笑望着我。他抱起我，大声地问：“小鬼，长大后要做什么？要不要做工程师？”那时候，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懂这些。望着他，我只喃喃地表示了肯定的意思，但不清楚工程师是什么。接着，他认真地对我说：“长大去北京，去读清华大学！”那时，读小学五年级的我根本不知晓大学的事，不过，我听到了“清华”二字。按照方言发音，“清华”与“青蛙”近似，“青蛙”就成了我心中的梦想，是刘参谋在我幼稚的心田里播下了清华梦的种子。今天想来，

□ 值年园地

刘参谋会不会是当年从清华走出的南下干部呢？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城里中学，眼界也提高了，藏在心中的“青蛙”情结也在不断增大。终于有一天，在中学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印在杂志上的“清华”字样，我的心一下子被激荡起来。初中毕业保送本校高中后，我学习更加勤奋，一直暗暗用“清华”二字鼓舞自己。我的数理化三门功课经常考到5分，开始跻身班级前列。有两件小事在同学中曾传为趣闻。第一个笑话是“我在清华饭厅的饭罐牌已经写好了”。原来本地寄宿生在校用餐时，用来装饭的容器是一个陶罐，学生把淘好的米装入饭罐，由厨娘集中放入蒸笼。为了识别，饭罐上要挂一块写明餐桌和序号的竹牌，这就是“饭罐牌”。有了它，学生就可以在学校膳厅里就餐。而第二个玩笑竟是“我在清华教室里的座位已经排好了”。同学们好心开玩笑，谁也没有见过大学，只好用眼前的情景去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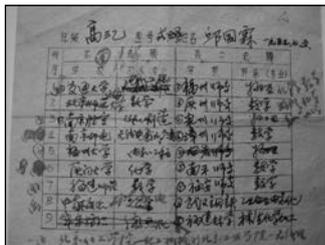
进入高三，对清华的向往已经装满我的心头。在我追求梦想的人生关头，幸运地遇到了物理老师戴琼华。戴先生本人年轻时曾因交通受阻，失却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她在教学中，特别擅长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根据自然定律和逻辑关系，科学地进行推导和演算。她曾经在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飞行后不久，在科普宣传周会上，演绎经典的第一宇宙速度，同学们听后啧啧称奇。她常常教导学生，要树雄心，立壮志，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戴先生指导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学校要求学生按照试填、复填和正式填报三个

阶段进行。升学去向事关重大，我必然征求家父的意愿。父亲当然明白，让我去省外特别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读书，他要承受极大的经济负担。家中沉重的生活压力，由父亲一人扛着，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的无奈。因此，填写升学志愿对于父亲和我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在前两个阶段志愿表格里，我都没有填报清华。

眼看就要正式填报了，在这关键时刻，戴先生对我进行了开导。她深邃的目光透过近视镜片注视着我，她用温和的口吻说：“好男儿志当存高远，应该拼一下。”又说：“大学里设有人民助学金，会帮助困难学生的。”她鼓励我为了心中的梦想要勇往直前。她的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不再犹豫，我不能眼看着与梦想失之交臂。接着，她用教师专用的红笔，改写了我的第一志愿（见下图）。就此，清华正式成为我的最高选择。

1959年7月上旬，我和同学们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8月16日，邮递员送来了由清华大学缄封的新生录取通知书（见右图）。家父剪开信封，一下倒出一大叠材料。那个信封的封套上，考生通讯处和考生姓名是由学校预先安排考生自己书写的，我一



下就认出来了。平时少有笑容的父亲，手里捧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对我说：“真的要去读清华了，咱家世代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呢！”

此时，戴先生在为我把握了人生方向之后，继续给了我宝贵的资助。北上进京前，她亲手为我翻制芦花枕芯，外配白底红花枕套；带我在城里棉花店，定制了冬天使用的棉褥子。高考后，我身体很虚弱，担心到校体检不合格而被取消入学资格，心里非常紧张。戴先生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亲自步行到医院，询问体检方面的要求。然后，让我夜宿在她家，待次日清晨留取第一口吐痰，送去县级医院做医学检

查，直到结果正常为止。出发那一天，她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不但要用功读书，而且还要用心报国。然后，她站在车站广场的一角，望着长途汽车缓缓开出，目送我渐渐离去。那一刻，她对我的关爱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头。

9月6日，我乘坐迎新校车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园。从农家子弟到清华学子，从追求梦想到实现心愿，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965年清华毕业后，我参加国防建设，从事航天事业，为发展军队装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我看到自己参与研制的导弹，准确击中目标时，身为一名清华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科技人生 50 载

○吴礼才（1965 工物）

1959年秋，我从湖北孝感高中毕业，抱着攻克尖端科学的理想，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开学后听系主任何东昌宣布，工物系将从当年起改为6年制，我心里有些着急，因为我们都盼着早点毕业出去工作。既然已经进入了“工程师的摇篮”，那就慢慢“摇”吧，反正6年后就会成为工程师。

6年清华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也算是非常愉快的。我们学习了相当于综合大学物理系科的数学、物理课程，又接受了多门工程课程的教学训练和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还有工农业劳动锻炼，学校希望我们坚持“又红又专”的发展方向。毕业后的

工作实践也证明，清华人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65年，我被分配到二机部兰州504厂，专业完全对口。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由“苏修”援建的工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工厂秩序大乱，我们这一届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进厂上班。这期间，国家核工业发展计划大起大落，导致我们毕业后五年都没有接触业务工作。1971年，我只好调出了核工业系统，到化工系统从事同位素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这与我学的重同位素分离专业大相径庭。化工行业的同位素应用技术是要研制出一种能探测射线的电子仪表，再配以同位素放射源安装在工业设备上，通过射线与工业生产物质的相互作用机理，检测出工业生产参数，供生产过程控制用。这完全是一门新技术，教科书里没有学过。因此，最初接触业务工作感觉一头雾水，深感改行带来的困惑。